

龙吐珠文学丛书

主 编：廖红球

我的文学陋

Wo De Wen Xue

Lou Jian

見

蔡运桂 著

作家出版社

LONG TU ZHU
WEN XUE CONG SHU

我的文学陋习

Mo De Wen Xue

Lou Jian

月

作家出版社
◎蔡运桂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文学陋见/蔡运桂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0

(龙吐珠文学丛书/廖红球主编)

ISBN 978-7-5063-4137-0

I. 我… II. 蔡… III. 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098 号

我的文学陋见

作者: 蔡运桂

责任编辑: 懿翎 汉睿

封面设计: 叶海燕

版式设计: 黄礼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9.5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37-0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面对艺术变异，怀疑自己的智商 (代序)

这是一部综合性文论集，包括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文学争鸣与序言四部分。前三部分是在各类报刊发表未曾结集出版的文章，序言都在已出版的书籍中，绝大部分是到省作协任职后所写。我作为一个党务工作者，搞点业余写作，只是对当前文艺问题发表点粗浅看法而已，既没有“国产”的高深理论，又没有“进口”的新思维、新概念（此乃实话并非谦逊之词）。故题为《我的文学之陋见》。文集中发表的文章跨 20 多年时间，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有些偏颇，因它是时代的印记，出书时不作任何修改。我不敢请文坛名家作序，因为写序多是溢美之词，我的脑瓜子不能承受“高帽”之重。读我的文集也许有人觉得有文人的骨气、正气，也会有人认为这是出自思想僵化，老化，行将火化的老叟之笔，不屑一读。总之，人各有志，文各其类，是也非也，任君评说。当今连伟大文豪鲁迅都挨骂，鄙人的饶舌，难免受讥嘲，以此文代序，权当作自我解嘲吧。

艺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是艺术发展的规律，但艺术的嬗变，不是越轨，不是争奇斗怪，不是肆意妄为，走向反艺术的道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文学艺术界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文学艺术出现姹紫嫣红的可喜局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向前发展中的文学艺术，不断冒出一些“另类”。在西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非理性思潮、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下，为国内那些在艺术创作上没有多大作为的所谓“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信马由缰的自由天地，并



在“艺术多元化”“多样化”的旗号下，搞了许多反艺术的怪诞物。在他们手里，真善美受到扼杀，高尚人格、理想情操受到奚落，调侃，各种无聊的恶作剧纷纷登场。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有学者出来宣称，“艺术与非艺术没有什么界限，任凭你怎样理解”，有人说“艺术是可以乱搞的”，于是有人把龌龊、鄙陋的行为冠为“行为艺术”之名招摇过市。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者提出艺术究竟有没有底线的严肃问题。也有学者断然回答：“这个底线就是社会伦理，道德对它（艺术）的限制……艺术产生的前提就是它不认同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的限制。”提出底线者本想找出艺术创作遵循的最起码规则，而回答者把底线视为扼杀艺术的枷锁，并归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按此君之言，艺术是反社会伦理、道德而产生的，艺术成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对立物。许多所谓“行为艺术”如“钻牛腹”、“吃死婴”、“街头裸奔”、“街头有人拉屎，有人吃屎”，街头撕女人衣服搞“假强奸”等等，都成了艺术。这些粗鄙、肮脏，令人恶心的行为可冠以艺术之名，那世界上有什么行为不可以封为艺术呢？什么人当不了艺术家呢？那种所谓“行为艺术家”，究竟是什么样的“艺术细胞”，凭我的智商是无法洞察到的。

上述所说的“行为艺术”，已为众人所不齿，然而文学领域里也新潮口号迭出，什么“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等等。女作家赵凝在推出新作《夜妆》时提出了“胸口写作”口号，她说：“胸口写作的魅力在于胸口发胀，并有‘想做点什么的冲动’。”这个“发胀”的“冲动”是人们心知肚明的。有记者就此新“出炉”的创作口号访问著名小说家叶兆言，他说：“我连身体写作都不懂，更不要说‘胸口写作’，我不知道身体是怎么写作的。”叶兆言并非不懂，是不愿说穿其葫芦里的秘密罢了。世界上千万种行业，都是靠人的身体劳作的，不管是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都是靠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劳作，只有妓女才靠“下半身”劳作。为什么别的行业不强调“身体运作”呢？“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都是同义反复的口号，其用意是强调写男人女人的裸露胴体，尤其是女人发胀的“丰乳”“下半身”的神秘“峡谷”和那男人不倒的“金枪”。女作家卫慧、棉棉、木子美等都是写男女身体的

“高手”。她们发现男女之间的性欲望、性体验最有市场价值，最易于成为促销商品。她们赤裸裸地把作为崇高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变成肉欲横流的消费品。正如西方学者波理德亚说：消费社会“绝没有丝毫性欲发生区遭荒废”。是的，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场所，妓女们的身体是不会浪费的。

“下半身写作”，本是诗歌界代表人物提出来的，他们提出“写下半身反对写上半身”，意在反对诗歌表现人的思想、情操、道德、理想，而要表现人的性欲望，即所谓“贴肉状态”，“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写诗“是一种充满性感的写作，一种从肉体出发，贴肉切肤的写作，一种人性的，充满野性的写作”。把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从崇高的精神宝座推向污浊的泥淖。在诗歌界，把“下半身写作”推上“新台阶”的是2004年提出的“诗歌垃圾运动”口号，他们还提出“崇低”说来反对“崇高”说，把崇高的诗歌艺术变成一堆语言垃圾。2004年一部内部印刷的题为《垃圾运动》的诗集，宣布了诗歌“垃圾运动”开幕。看看诗集中一些题目：《我要在与你作爱时死去》、《木子美·竹影青瞳我要强奸你》、《我要在拜祭梅艳芳时奸尸》等等，就可嗅出一股诗歌垃圾的恶臭。

近几年来所出现的某些诗歌，虽不是发臭的垃圾，但也只能算可回收的废品。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层次的艺术，中国诗歌传统的语言美、意境美、节奏美在某些新潮诗歌里丧失殆尽。如一首题为《如痴如醉》的诗是这样写的：“再过两个月/我29岁/不是9岁/不是19岁/不是39岁/不是49岁/不是59岁/不是69岁/不是79岁/不是89岁/不是109岁/是29岁”。这是在2002年一部诗集中推出的，我读后甚感诧异，诗中只缺一个“99岁”，以为这里有个数学问题要让读者去“解密”。我请教一位著名诗人，他很不客气地说：这算什么“鸟诗”，胡诌些数字而已。有一位被媒体评为“2003年中国杰出诗人”，他所写的一些诗也令读者大跌眼镜。这里引用2004年在某报纸发表的两首供读者欣赏。其中一首写道：“广场上的喷泉/喷射一阵/根据一定的间隔/又喷射另一阵/我们看看表/掐算着时间/就像来自穷乡僻壤的嫖客。”前六句没有诗味，最后一句来得十分突然，把观喷与嫖客扯上关系，也许要跟“下半身写

作”挂钩吧。另一首写道：“开会/那母亲迟到了/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来/我们应该等一等/把纪律的矛弯下来些/她是母亲/有两个乳房。”前五句是大白话，最后两句是废话，也许是“胸口写作”吧。仅有“纪律的矛”一句有些文学性。它出之“杰出诗人”之手，又敢于将这样的诗献给读者，令我迷惑不解。也许我的智商太低欣赏不了它的高妙。

还有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在某报“名家新作”栏目中发表了一组短诗，其中一首题为《唱歌去吧》的短诗：“我们经常去唱歌/唱老歌/小孩唱新歌/老人唱老歌/新歌也会变成老歌的/小孩也会变成老头老太的……”这种所谓诗作为“名家新作”推出，岂不是咄咄怪事么？时下的诗坛，大白话的“口水诗”、怪诗、臭诗不断出现，把读者弄糊涂了。



文学艺术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是陶冶人的灵魂、美化、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圣地。人们引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人，要会诗意的栖居”的名言，引申出人的生活艺术化命题。是艺术使人从物质生活的大地，进入诗意的精神生活的天空。即艺术把人从日常生活带到了精神诗意的状态中。因此艺术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是诗意的情感性创造，它本质上是审美载体，它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满足，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的思想情感从本能的物质欲望、欲望的满足中升华到丰富而高尚的精神境界。故文学艺术始终要以思想情感打动人，感染人，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那种没有思想情感的文字游戏，那种低俗的性本能宣泄，那种肮脏猥琐的行为，都是与艺术本质相悖的，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格格不入的。我这些观点是我的文学陋见，是否过于僵化、迂腐，是否我的智商赶不上新潮，那就只好让读者去评说吧。

作者附记：序言的全文，除第一段外，已被《文艺报》以《文艺怎么能这样呢？》为题，于2005年3月8日发表，文集不再重复收入。

目 录

001 面对艺术变异，怀疑自己的智商（代序）

001 秦牧：呼唤文学的思想和灵魂

——读《秦牧作品选萃》有感

007 融于涓涓情感之流中的矛盾冲突

——读郑江萍长篇小说《长路》

011 永恒的爱情 不朽的艺术

——读《我和秦牧》

013 略论沈仁康的小说创作

021 家族沉浮史 时代风云篇

——读伊妮《千秋家国梦》

029 一部探索性的文化论著

——读于幼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

032 真知灼见 关注四代

——略谈王俊康的儿童文学观

- 037 反腐倡廉的暮鼓晨钟
——读丘海《情理小札》
- 040 收藏、鉴赏一大家
——读程贤章《谢志峰艺术人生》
- 045 苍松风骨存千古
——读传记文学《峭壁苍松——古大存传》
- 049 情感的旋律
——读莲子《只因那醉人的一瞬》
- 052 在理解信任中建立和睦家庭
——读中篇小说《自己的天空》
- 054 读《生命中的珍藏》
——致成坚
- 058 一曲新生活的颂歌
——读长篇小说《红莲白莲》
- 063 新女性的觉醒
——读高小莉《请别说爱我》
- 069 文学不会湮灭
——读小说集《嫁》
- 073 一部充满特殊魅力的作品
——读《揭开风云中的谜团》
- 077 从《都市迷情》看文学效应
- 080 离婚才是解脱
——读中篇小说《分居之后》
- 084 “电子新星”的文学之光
——读《信利职工文学集》
- 087 读《扶贫丰碑》偶得
- 089 命运的云化甘雨
——读《命运的云没有雨》
- 091 读《何处突围》致作者郑溢涛
- 095 针尖小刺见苦心
——读李济超小小说
- 098 满腔热情讴歌时代英雄
——读《守护生命》

- 101 构筑现代美好家庭的启示录
——读《家庭》杂志的感悟
- 108 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重温《讲话》的一点体会
- 115 真实是文学的生命
- 121 时代·人民·文学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启示
- 130 谈萧殷创作论
- 137 深入生活努力表现改革开放新时代
- 140 追赶新时代的潮流
- 142 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
- 146 为出精品 苦心耕耘
- 149 树立精品意识 实施精品战略
- 151 文学的“冷”与“热”
- 154 希望在青年作家
——省第一届青代会闭幕词
- 159 雄鸡报晓 创作更上一层楼
- 162 我的期望
——为《汕尾文艺》创刊而作
- 165 评论自由刍议
- 167 “寻诗”小议
- 169 在林风眠、李金发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 172 文学艺术向何处创新？
- 176 在“活跃”与“自由”的背后
- 178 生活与艺术会“相悖”？
——与李小甘同志商榷
- 181 “无声音乐”是音乐吗？
——与区鎡先生商榷
- 183 揭开“人性”理解误区
——与《谁在“戏说”阿庆嫂》作者张柠商榷
- 187 《艺术情感学》修订版前言
——兼对某些“新潮”艺术的质疑
- 195 现代派文学一议

198	政府支持：活跃文学批评的关键
202	我对“何镇邦访谈”的四点质疑
205	诗人的笨说与诗评家的瞎说
208	新诗创作的尴尬处境
214	《广东作家论》序
217	《粤海文踪》序
219	《海之魂》序
221	《人间真情》序
224	《绿叶无悔》序
228	《香港荧屏艺谭》序
232	《当代中学生诗歌鉴赏》序
235	《泣歌伴我》序
238	《爱在边缘》序
242	《活着无奈》序
245	《心红似火》序
249	《发廊妹》序
252	《无缘的爱》序
256	《海燕双飞》序
261	《精彩看世界》序
265	《罗曼记》序
269	《浣花小圃》序
272	《山海乡魂》序
276	《陆丰历代诗词》序
280	《雏鹰翔空》序
284	《水浒人物札记》序
288	《走出风雨》序
292	《苦果》序
295	《甲子人文风土览趣》序
298	《非梦人生》序

秦牧：呼唤文学的思想和灵魂

——读《秦牧作品选萃》有感

在大学读书时，读了不少秦牧的散文。许多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至今仍印在脑海中。秦牧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浩如烟海，谢世后出版的10卷文集放在书柜里，赫赫大观，今天要再读一遍不易做到。幸好秦牧生前自编一本《秦牧作品选萃》（下简称《选萃》），可算是秦牧最后自编的精华。它是作为《岭南文学百家》丛书出版的。这套丛书规定每本约十三万字。秦牧选了30篇散文（包括杂文）和一篇文学理论文章——《散文创作谈》。这是一本精而又精的选本。秦牧在书的开篇中写了几百字的《老蚌寻珠录》，可看作“自序”。秦牧说：“一本小书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创作水平吗？能够！有时从一首小诗，也可以看出一个作者的水平，何况一本书呢？……这本书，大体反映了我在杂文、散文创作方面的水平。”这是秦牧生前为读者挑选的文学“珍珠”，它闪闪发光，照亮了读者的心灵。

秦牧作为当代散文大师，他在谈论散文创作时，反复强调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语言技巧。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他特别强调思想的重要性。他在许多谈创作的文章中说：“思想是主心骨”、“是灵魂”、“是核心”，“技巧是由思想指导的”。《选萃》中的篇章，都充盈着感人的思想精神力量。他在《散文创作谈》中指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表现手法（主要是文学语言）这三者”，他又说：“一个作品几十万字也好，几百字也好，也免不了它的‘核’，这就是它的主题，它的思想，思想是主心骨”，

“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散文虽‘散’而不乱，是全靠思想把那一材料统一起来，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珍珠才不遍地乱滚，这才成为整齐的珍珠。”秦牧用生动的比喻说明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但并没有认为有了思想就是好作品，还应该掌握“一套曲折尽意，栩栩传神的笔墨”，在“抒发思想感情时，要有‘个性’”。秦牧正是遵循这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思想去从事他的创作实践的。

《选萃》30篇作品中，时间跨度是从1958年至1988年，共30年，用30篇作品代表30年的创作历程，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有意安排。《选萃》开篇是《脊梁颂》，写于1981年，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后。他为什么要用这篇文章开卷呢？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在艺术表现上不是集子中最好的。但它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为人民而“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歌颂，正是统领这个集子的“核心”和“灵魂”。

《脊梁颂》开头就引用日本学者增田涉写的《鲁迅的印象》一书的一段话：“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湿润着……”增田涉还说鲁迅“由衷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将来。”秦牧谈了这段文字有感慨地说：“在各种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们是极少看到关于鲁迅流泪的记载的，然而在这一段回忆录里，却谈到鲁迅提及‘还是生在中国好’时，眼睛里泪花闪烁的情景。这段叙述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它感人甚深。”秦牧抓住具有硬骨头精神的鲁迅流泪这一情感表现作为契机，作为思想的红线，展开了《脊梁颂》的抒写。秦牧被增田涉这段文字所感动的是：鲁迅恨透旧中国的腐败政治，但又不想远走高飞到外国去过舒适生活，而是带着病躯，冒着敌人谋杀的危险，坚持与中国革命仁人志士，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坚韧战斗，秦牧正是怀着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走上艰辛而危险的抗日救国之道的。



秦牧在《脊梁颂》中，热情洋溢地歌颂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抛却高官厚禄和安逸生活，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他们戎马倥偬，屡建奇功，在10年动乱中又受尽骇人折磨，但丝毫没有改变为祖国人民而奋斗终生的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秦牧情不自禁地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有了他们，中国革命事业才能够一浪推着一浪不断前进！”通篇作品处处闪烁着思想情感的火花。这也许是他把这篇作品放在集子之首的缘故吧。

关于文学作品的思想问题，文学界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必须表现某种思想，秦牧不这样看，他说：“在我的作品中，哪怕是短短的一篇文章，一定得灌注崇高而健康的思想感情，才能够使它真正有生命力”。秦牧所说的思想，并非限于政治思想，而是范围十分广泛的健康的思想。哪怕是谈天说地，写草木虫鱼、飞禽走兽、自然风光等等，都饱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都受到思想红线的支配。如《选萃》中的许多作品，不是直接写社会政治生活，但笔锋所及无不与社会人生相联系，无不受其健康的思想情感所感染。《花蜜和蜂刺》，写蜜蜂不仅能酿蜜为人类造福，而且能用刺来保卫自己，表现了一种“既能辛勤劳动，必要时又能挺身战斗”的品质，给人以生动的思想启迪。《菱角的喜剧》，虽写植物菱角，但通过写菱角的变异，使一般人所认识的两个角的菱角变成三角、四角、五角等多种类型的菱角，说事物的发展变化与多样性，批评思想简单，绝对化看事物的人，并进一步借题发挥，批评头脑发热，独断专行，大搞瞎指挥、浮夸风的各级领导。《野参美》，写野生参和人栽参的品格和价值的差异，说明了经过艰苦锻炼的人才和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差距，指出人才培养的正确途径。《自杀动物群》一文，写某一小小范围内挖掘出大批动物化石，经学者研究，大概是远古时代曾有过一个沥青池，池畔水草丰美，吸引许多吃草动物争食而身陷沥青之中。秦牧借这一动物化石想象，生发出自古至今，许多贪财如命之徒，接踵跳进罪恶深渊。这也是重蹈动物自杀的法则。《长街灯语》写北京街头各式各样的灯，借想象中的“灯语”，道出大小不一的灯都以自己的光辉对人类作出贡献：

至于那些发着强光的“高压水银荧光灯”和“铍钨灯”之类，“我想它们大概应该响着这样的声音吧：‘是人民耗尽心血才能把我们培养出来的，也让我们以特大的光辉报答人民吧！’……”秦牧的散文，或借物写人，或因物及人，都表现了作家想象丰富，学识渊博、思想情感真挚。读者都在作家思想情感红线牵引下，接受作品的艺术感染。

前些时候，有人为了贬损秦牧的文学成就，对秦牧强调文学作品思想性的重要加以责难，并武断说：“秦牧认为，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思想。”这里所谓“一个思想”，谁都难以“拿”出来的。秦牧在《散文创作谈》中曾这样说过：“每一篇散文，它的中心总在宣传一个什么思想。正面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讴歌共产主义，鞭挞反动腐朽事物的散文固然是这样，就是剖析一件事情的道理，描绘山川风物，帮助人开拓知识领域、温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或者获得美的享受，情操的陶冶的那部分作品，又何尝不是这样。”秦牧的意思是写文章总得有个中心，要给人们一个什么思想启示，不能无中心，不知所云地乱写。这里并没有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思想”的意思。有的文章只有一个思想的，也是好文章。如微音在《羊城晚报》第一版的社会评论，就是抓住一个问题，或讲明一个道理，或批评一种丑恶现象而深受读者欢迎的。这位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提出质疑者还说：“什么是思想？思想是世界上最具私人性的东西。”笔者读书不多，第一次看到有人对“思想”下了这样的断语，近乎解释词条的断语，实在不明就里，若按此君的论断，古今中外伟人思想家所留给人类的永远闪光的思想，我们去学习、继承、发扬光大，就违反了“最私人性”的原则而不可为了。我们党的文献中，领导人的讲话中，要求人民群众学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想，也就不可能了。“思想”作为精神的东西，本皆无所谓“私人性”和“公共性”之分的。古今中外，任何进步的、健康的思想，都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怎么能断言为“最具私人性质的东西”呢？当然对人类进步思想的学习，要通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变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不是“照本宣科”。至于文学作品表现思想，是通过作家个性化的语言表现的，决不是概念化的思想、口



号。对这方面，秦牧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散文创作谈》中说：“散文作者在作品里，不但应该以具有个性的语言适当发挥议论，还应该直抒感情，‘倾诉胸臆’。这才能‘以情动人’，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果一个散文作者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不敢用自己的个性语言来讲话，这样的散文，艺术感染力就会降低，因为那作为文学作品的特征被削弱了。”秦牧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是很注重语言个性化的。他在创作中，力求使每篇作品，都具有新意，不仅给人以新鲜感，而且能给人以一种奇特的思想启迪。说秦牧是“政治宣传员、政策讲解员的角色”，是毫无根据的。当然，若想从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作品中，挑出一些类似“政治宣传员”的话，在每位当代作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思想方法，显然是错误的。

秦牧大量歌颂祖国美丽山河，歌颂人民勤奋创业，或针砭时弊，抨击社会丑类等等作品，都以其浓郁的思想感情色彩感染读者。今天重温秦牧的散文创作，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精神力量，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古今中外文学史说明：任何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以其思想和精神照耀千古。伟大的作家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是时代精神的激扬者。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反宗教的人文思想精神，启蒙主义时代所弘扬的理性精神，以及现代主义进步作家对工业社会所造成负面作用的批判精神，中国“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精神等等，都如日月光辉，永不黯淡。时下有些作家、评论家，漠视文学的崇高思想精神力量，甚至反对文学作品表现进步思想。所谓“躲避崇高”、“远离政治”、“消解思想道德取向”等等奇谈怪论，竟得到某些人的喝彩。于是有的作家把文学创作或引向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或把文学作品变成发泄人的性本能的载体。有望从文学作品汲取精神营养的读者感到失望和气愤，也有人对这种文学现象感到欢欣鼓舞，说什么“那些过去被看作精神圣坛的作品已失去早日那种圣洁的灵光。作为文学也是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无处不存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可以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范畴，变成消费对象。”依此一说，文学的思想灵魂，崇高

的精神品位，却与大排档蒸汽腾腾的火锅与精品店五光十色的时装一样，都成为世俗消费对象。面对着这种“时髦”高论，重读秦牧的散文作品及其创作论就显得更有意义了。

载《寻梦者塑像》

